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

書十三

與李似表教授書

與馬總管書

與向伯恭龍圖書

與鄒德夫通判書

與張柔直左司書

與呂安老提刑第一書

與呂提刑第二書

與呂提刑第三書

與呂提刑第四書

與呂提刑第五書

與折仲古龍學書

與潘子賤龍圖書

與李似表教授書



某頓首啟似表教授學士親友執事為別忽、累月  
良深馳向暑溽不審動靜何似伏惟善達行闕尊候  
多福區、旅食長樂粗適三月初遣人投二相書并  
以辭免文字託為將上至今兩月有餘指揮人尚未  
還不知何謂憂患之餘衰病日加不惟不敢復當委  
寄之重兼元降指揮亦有失于契勘難施行者謂如  
既有福建江西荆湖路宣撫使今又置荆湖廣南宣  
撫司是兩宣撫司在一路節制不一郡縣如何遵凜  
朝廷何以責成荆湖間群盜知姓氏者三十餘萬非

壓以重兵豈能招徠使聽約束今才得任士安兵千  
餘人能有濟乎自江西趣潭約三十程取途汀道三  
倍于此又皆烟瘴之地捨近從遠此何理也若欲捍  
蔽二廣恐非千人遠涉可能辦又自來置司在遠方  
勢難待報必令依某人已得指揮有未盡事件續具  
畫一申請乃可辟置官吏之屬既有官吏兵將亦須  
令所在路分應副起發錢糧乃可行遣今一切不該  
載惟督令即日就道雖欲力疾勢不可得向辭免劄  
子中惟以疾辭而二相書中頗道及一二度凡其知



不得不辭之意並皆未報不知朝廷未暇及此惟別有說也近有來自孟參幕中者云已有省劄至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令候將來討定盜賊了畢回軍之日以職事交付荆湖廣南宣撫司是朝廷已悟兩司不合並置如欲措置得宜不若因僕引疾且與罪免候盜賊平定措置得宜別議帥守付之後段乃為得體况衰病實不堪此得且養痾山林誠為莫大之幸前書具懇似矩尚書願借一言之助更煩達此仍詢問與決遲之意因的便報及幸甚近想已有美除

向契千萬為器業自愛某再拜

與馬總管書

自南劍州發

某咨日拜上總管拱衛團練執事使臣至遠辱書翰佩荷勤意畏暑比日想惟動靜勝常區區蒙恩付以荆廣四路之寄惟是閑廢之久衰病日加恐不足以當委任之重具奏辭免蒙遣中使降賜趣行迫于天威已力疾總師就道以被旨撫定廣東乃之任取道頗迂遠至潭湘間當在秋初也承過有垂諭并以長牋為贖殊深愧哉自孔彥舟占據長沙殘破湖外聞



卷之一百二十一  
三  
執事能明逆順之勢為朝廷宣力擊敗孔彥舟其餘  
比來逐項軍馬將領多懷反側獨執事忠義卓然初  
終不渝一方賴以綏定良用嘉歎自古名將多出於  
隱穴之中轉禍為福書功帛竹以垂不朽者多矣拙  
疆以苟歲月終亦何補幸深察此意益勵忠誠以報  
國家所以待遇之厚行即同事預以欣慰知近出師  
討劉忠墮賊奸計兵將頗有潰散者勝負兵家常事  
宜益勵精自治以圖後舉夫之東隅收之桑榆何晚  
之有願勿以小憤驅將士于死之地憤兵必敗何人

所戒切宜

孝宗御名

之未承晤間千萬為功業自重

與向伯恭龍圖書

某咨目再拜伯恭安撫龍圖執事間違茲久日深懷  
企疊辱書貺之便不及一一修答尤用愧怍畏暑不  
審比日動靜何似伏惟台候多福區區蒙恩付以荆  
湖廣南四路之寄閑廢之久衰病日加恐不足以當  
委任之重已具奏辭免遣中使降賜趣行迫于天威  
已力疾總師上道以被旨撫定廣東乃之任取道頗  
迂遠至湘潭間當在初秋也承垂諭從者昨在曾成



軍中事體向已于孟叅政處見咨目公文備知曲折  
今曹成已犯廣東得林帥公文有願就本司招撫之  
意已差官賫金字牌並榜旨黃旗等使往開諭雖賊  
情狡獪未可信伏而權時之宜誠不得不然其餘須  
俟親到可區處也承有旨趣行在當不容以補服為  
辭佇聞除日以慰士論某見迤邐前去聽候申明回  
降指揮倘取道江西遂有承晤之便所懷非面不盡  
萬一未間更冀以時自重前途光寵不勝瞻仰之至

與鄒德夫通判書

某咨目再拜德夫通判學士執事專人至辱書貺辭  
意燦然且審邇來動止之詳感慰無逾酷暑可畏伏  
惟尊候多福區區總師已次建寧得旨光如廣東當  
自南豐徑至贛上度庾嶺以之番禺觸熱遠遑殊非衰  
病所堪加以某閑廢之久乍總戎律思慮百端數日  
來髭鬚頓白不勝其鐫追思洞霄散吏若仙官然未  
易可得也昨者不揆輒欲邀致賢者幕省庶資謀畫  
之益共濟國事乃蒙峻拒所以見諭者陳義高而慮  
患深讀之惘然良用愧仄初欲再往率疆竊恐立意



已定不容進說又親嫌之諭尤切事情故不敢復議  
此正猶介甫欲妻王令而忘其同姓也聊發一笑尋  
常之瀆不足以容吞舟之魚而瓌奇之寶遺棄路傍  
終有識者豈敢私有之哉荷蒙知炤之厚有可以見  
教母金玉爾音乃所望于左右也益深齋館此情可  
量千萬為器業自愛渾汗布叙幸枳置路某頓首啓

與張柔直左司書

某頓首啓柔直左司郎中執事昨者閩部少款緒言  
殊慰景仰違奉忽復累月行役倥偬不果通問竊計

善達行朝久矣見報承有宰屬之除甚副十論秋暑  
未知比日動靜何似伏惟台候多福區區行次南豐  
被旨徑赴長沙遂此改途至清江適瘡痢大作梗羸  
劣殆不能支調治稍安當自廬陵以趨衡湘未有承  
晤之期第深馳向敢異為國自厚前膺禁近之拜  
某再拜區區憂患之餘衰病日加豈復可當閩外之  
寄上思不容遜避黽力疾就道觸隆暑戴星而行  
遂以成瘡痢加以思慮縈心夙夜震慄鬣鬚頓白非  
復長樂之時矣朝廷初欲取道廣東候孟韓撫定盜



賊了日之任今乃遽趣二帥班師岳飛一軍亦徙屯九江荆湖群盜如曹成劉忠等擁衆如故馬友之黨散漫于衡湘間亦有溢入于江西者其餘土賊楊么雷進鄧裴輩出沒作患自若而名將重兵一旦盡去欲使本司以數千烏合之衆當以能濟國家之大事已累具奏乞存留岳飛一軍且于本路駐劄及撥還已隸本司韓京吳錫吳全等軍馬于江西鄰郡支撥錢糧應副急缺皆未得報今再具奏輒錄奏檢去一觀幸為特見右丞相力言之得速降指揮幸甚幸甚

春集計時得安問北耗邇來如何趣召二帥并岳飛徙屯必是有警急之報然安知非以虛聲援我能定然後能應正當斟酌之耳如岳飛于荆湖駐劄自于防秋初不相妨萬一沿江有警順流應援未為晚也此候威望已著庶几措置群盜易為功力區區言之屢矣殊不蒙以為然深恐大兵一去不可復回曹成與劉忠復窺湖湘即一路生靈將復塗炭二廣又將震擾雖料理噬臍何及切冀深照此理而力懇之荆湖應副孟韓之師月費錢三十萬緡石五萬石公帑



既竭歛之于民又已匱矣長沙復遭李宏之變官府  
民戶劫掠一空將來到任贍養軍馬措置事務未有  
分文顆粒可以指擬雖已遣官往二廣剗刷遠水豈  
能救目前之焚哉所乞錢一十萬緡米五萬石殊為  
不多但欲接濟目前之急闕俾幸垂念也

與呂安老提刑第一書

某頃首使至連辱書貺竊審履茲凝寒動靜勝常為  
慰吳錫大破王俊斬獲四百餘級生擒賊將杜贇獲  
老小六百餘人邵陽遂安殘黨走武岡境上已令窮

追期淨盡而後已錫常有愧邵人因令立功以蓋前  
愆果肯盡力得此一項了湖南境內粗定第出沒兩  
界首者勢須防托湘陰瀏陽醴陵攸縣益縣皆不可  
無兵已議各遣一部五百人更成得來諭不約而合  
第錢糧日窘覺之前所得上江諸州者漸罄殊未有  
繼者蓋養兵二萬人日費三千緡月支者又不在此  
數自到長沙四十餘日已支二十萬緡諸軍衣錢又  
費十萬降賜庫收拾得數萬兩銀皆盡于此矣日望  
二廣財賦通融應副殊未有到者既有近降指揮勢



決不可復得良可慮也上流重地屯兵二萬數不為多既無他路之助非盡得本路所入必致缺乏又恐朝廷見盜賊稍息便以為無事版曹督輸上供即養兵之費益無從出耳劉程二帥日以急闕來煎迫今得免此幸甚第以今日之勢觀之湖北非藉此中以二廣應副安能有濟湖北定然後可以料理荆南以通襄陽漸為恢復之計今浸失初意夫復何言得呂元直書亦有趣入長沙之語蓋殊不知此間事答書已具道且力丐宮祠已入兩章決期得請自餘非所

敢知也承諭經制銀甚荷既已申不若少待然今撥本路事務則無可疑者在兩路則分彼此在朝廷豈有彼此之殊哉萬一急闕雖無指揮亦須擔當况已得旨利害重則易為人言所眩顧深思之所期于左右者甚速故不得不告幸察歲晏千萬為器業自重

與呂安老提刑第二書

某頓首拜啟安老提刑正言執事近兩奉狀皆以病倦不果親作方此愧仰伏辱手誨竊審履茲凝寒台候多福為慰區區承乏粗遣蒙垂諭乃盛德事顧何



足以當之祇佩厚意無有窮已瀏陽攸縣旣捷群寇  
遠去劉超一項復來就撫招并老小共千五百人棟  
放後當不甚多也郝曷已先遣往郴江韓京侯茶陵  
稍定即行鄧裴之徒計不難破目前境內粗已寧謐  
皆將士之力然可以能致此者不失機會而已愚集  
兵夜渡而步諒曉陽邵陽兵朝至而王俊暮獲招降  
者輜重不犯秋毫殺獲者財物盡給將士新卒可懷  
而舊兵有思奮之思者職此之由是皆古人已效之  
術但恨鮮克用之耳目今以新舊人錯誰團結訓練

數日前接閱已有可觀假以時月當皆為精兵向承  
諭及今日作帥當以訓軍伍治器械為先誠知言哉  
朝廷初意欲以二廣經理荆湖漸為控制襄漢連接  
川陝之計今旣不然殊覺省事亦衰病可以乞身之  
秋也宮祠章報再上猶未報萬一未如所請當遂掛  
冠以歸身前日得呂元直書方漸知自到湖南事有  
旨令會合劉洪道程昌禹解潛兵進討楊么權聽本  
司節制此賊據重湖之險為數路患猖獗久矣今茲  
水涸正可掩襲但恨無水軍而戰艦未備已一面製



造召募檄諸道並進在此一日即為作一日事此素志也武岡徭人楊再興遣人納款雖未可信然正當不逆詐已遣使臣齎榜撫之并榜報諸司更煩審處可以即遣行獻歲祇數日間無緣會晤第有馳仰切莫對時自愛上狀不宣

答督捕盜賊奏檢納呈恐欲見也

與呂提刑名安老第三書正月初三日

某咨目再拜安老提刑正言執事數日前遣使臣郭璘至武岡嘗寓書記室當已呈浼獻歲發春伏惟履茲令辰台候多福得韓京郝最報已帥師過柳之永

興近頗聞最向者嘗招收京軍中人京以今聽其節制之故稍理舊事遂致不協深恐非徒不能成功或致敗事輒欲煩使旆一至柳江督捕使二將盡聽節制不獨二人素服德望樂備驅策可使忘其私怨累年連寇決有乘機可擒之理伏望留意國事以一方生靈為念必不憚行今納公文去幸莫照察今湖南內賴朝廷威德群盜悉已肅清惟有楊么恃水為險南有鄧裴彭友巢穴依山武岡徭人時復出沒攻討之序固自有次第近得旨節制諸路軍馬以討楊么



乘此春水未生之時正宜深擣第此間戰艦水軍皆  
旋創置殊未備就已檄程昌禹遣兵擣其腹心而此  
遣吳錫屯橋口王俊屯湘陰李建屯益陽以備奔衝  
及破其北近陸途可至寨柵時下措置只得如此呂  
元直書中許撥崔增一軍來若得此軍船艦相助吾  
無虞矣鄧裴吳友韓京足以破之但須得使旆親臨  
更與指蹤事可萬全矣至于徭人跳踉必未至大段  
猖獗此間力亦未能力及姑俟所遣使臣回徐圖之未  
為晚也不識公意以為何如元直書報偽齊誘重兵

入閩以窺四川解潛探報亦然上流重地而朝廷不  
察無事留意柰何尚阻參承千萬為國自重不宣  
某悚息已作此書方欲遣人間得歲前所惠教審聞  
動靜下情感慰示諭武岡事前幅已道其略今陳照  
屯瀏陽焦元屯醴陵馬準屯攸縣以備江西潰兵吳  
錫屯橋口王俊屯湘陰李建屯益陽以備楊么韓京  
郝晟方事鄧裴彭交力有所未暇及姑少俟予可為  
之時一舉而定乃佳耳譚希莊固非將才姑藉其諸  
知彼中人情庶几別不生事聊復爾耳張中彥下兵



亦何能為更煩因書渝邵守倅使不乏其錢糧足矣  
須器甲此正所闕者從者如到柳可檄取柳并桂楊  
為本司製造下者逐急應副示及其數使事早歸納  
可也十月初遣人于朝廷丐宮祠至今未還更旬月  
間須到所願一請即遂所欲耳何當面晤馳仰馳仰

與呂安老提刑第四書 正月初六日

某咨目再拜安老提刑正言執事近累奏狀計已呈  
免使至連辱書貺切審邇來台候多福感慰兼集須  
空名告劄昨荆廣宣撫司初不曾申請降到惟有韓

京繳到數道今有公文送去幸照悉招盜賊以官出  
于不得已今既兩路有兵勢窮力蹙不擒即降似不  
須此待其到軍前効用立官而後官之乃佳如彭友  
輩正當責其反復失信不即就招俟其公叅示以告  
劄而未為書填姑俟後効乃為得策某自到本路所  
招降人並不曾假以名目雖近上頭首非曾被受朝  
廷旨命悉降充效用亦嘗具此因依奏聞誠恐愚民  
無知見作盜賊得官以為仕塗捷徑生覬覦之心則  
一盜息一盜興無有窮已前日福建范汝為乃其驗



也。更莫熟慮而審處之。幸甚。陳楚南者。豪猾為一鄉之患。罪惡貫盈。前此重賞。所不得能。密切捕獲。見追證根治。若止同干連人。押解遠去。決須竄逸。今納公文。幸備錄為報。棘寺如必欲得候。其再來。追取獄情。已圖可以具情節。申奏乞酌情。斷遣。可惜。止用常法也。千萬照察。二黥竄回。捕獲甚善。此曾如貸其死。便有此患。誠不可恕。昨得樞密院劄子。有旨就廣西差撥兵將來武岡。同討楊再興。措置得宜。已移文許帥矣。醴陵人吏已發遣。使旆想即為郴江之行。劉超者

來日到此。雖止千五百人。然皆劉忠下所謂花面獸者。聞頗驍銳。俟痛棟決分隸諸將也。彭友之眾皆可放散。獨留頭首。押赴軍前。為佳。向暄敢異為國自重。

與呂安老提刑第五書

正月中旬之十日

某頓首啟。使至奉教。既伏審履。茲春寒台候。勝常感慰。無已區區。粗適近有一項潰兵。犯瀏陽。乃楊惟忠下兵。所謂王大刀者。江西帥司遣往虔上。叛而歸。焚掠筠州。自分寧路來。皂衣白幟。傳者遂以為北江寇。遣陳照、李建等禦之。已逼逐出境。殺獲五十餘人。腰



間得付身皆江司帥司所給者乃信傳言之妄又得醴陵探報萍鄉千百為群者九數項何其紛也辱來諭知虔吉群盜蜂起又得廣東舊循惠間擾漸逼番禺殆將不制柰何不擇帥不治兵微養成滋蔓勢稍緩則遂以為無事不復加意此患殆未已也韓京然小衄然能卒保茶陵誠為可嘉第不許糧道貪利遠追犯兵家忌其敗固宜已劄下許其以功贖過且移文使司根究李端不入賊反鼓扇賣卒先歸者此不可不治也昨已遣郝最馬準助京致令白德下

兵止在衡州防托初不知其已在京軍前數百里之遠機會間不容髮豈可拚此為潰歸之端哉郝最已取間應援不速因依然京既遣之往鄉道里迂迴文移往返亦安能責其如期至申狀元初不及馬準既賴其會合之力逼群賊出境始還攸縣似不必深詰公意以為何如京軍初失利士氣未復欲振起之當以何術幸以見告親招降人撥隸諸將只得就近如京遠在數百里外自不能及聞張中彥下兵劉崇者頗橫譚希莊弱不能制之今在郡亦不能有益于措



置徭人欲撥此一軍隸京如何更煩為熟慮之仍密其事為韋中彥既誅此曹不能無反側然昨已明諭之近又劄下郡州犒設聊以慰安其心韓郝兩軍以其暴露亦與犒設須煩使司以經制錢交馬準下兵已令攸縣支散矣伏望知察近遣吳錫李建討蕩楊么蓮塘等寨殺獲頗衆自此其徒不敢復過江南戰艦自十五車以下已製造得十餘隻海鰲棹船之類二十餘隻于諸軍中選擇水軍凡二千人雜以民間戰船數十隻日逐教習旌旗戈甲皆一新春水漸生

可以深搗巢穴此賊不難破第衰病歸興日濃丐于朝者甚力稽于夢卜決有脫去之理恐不能為朝廷了此一段事為可根耳遣去行朝使臣計程數日間當還可見與決又不知伐者為誰得不俟代而去乃為幸也自到本路半年矣養兵二萬錢糧之類皆躬自料理均節民不告病今雖欲去廩有餘粟庫有見緡亦不至缺乏貽後人患當悉具數以告于朝庶几謗者無所容其喙也民瞻近曾通問否聞閩中泉福間糴極貴建寇復爾擾殆未有可安處如何吳元中



遠覺謝殊可痛悼其家尤為狼狽欲歸葬三衢道路梗阻如此何緣得達已勸其不若謀葬衡山未知肯見從否區、倘尚留此猶可為出力不然須煩左右照矚應副也未緣披晤敢希為國自厚前迓光寵

與折仲古龍學書

正月下浣之十日

某頓首拜啟仲古知府安撫龍學台座近使臣賴充行附狀計已呈達仲春天氣晴和不審邇來動靜何似伏惟台候多福見報竊承新命踈拙復有交承之契何幸如之使旆未知已次何地願趣駕為望未承

晤間更冀為國自重前膺寵數謹上狀不宣

區、抵湖湘間踰半年衰病不堪日思退縮去冬亟上疏章乞還闕寄願置閑散已有言者論其罪狀仰荷上恩寬覆復畀宮祠感涕何已又幸復與賢者流為代聞已專遣使齎信劄前去有不許辭免及不候受告等指揮計已拜命切望疾驅早臨所部使罪之跡得遂脫此乃故人之惠也專人候承動靜聞使旆壓境別馳問次幸冀照察不宣

某悚息再拜置司之初蒙朝廷節次差兵近萬人自



抵湖湘招降潰卒餘棟汰外得強壯者萬餘分隸諸將目今有兵二萬餘人將佐多堪使喚者初至長沙當馬友李宏變故之後錢糧缺乏躬自料理均節養兵半年未嘗橫斂粗亦足備目州今縣倉有米三十餘萬石庫內有錢二十餘萬貫而上江諸州不與馬朝廷所降賜初止銀一萬貫錢二萬貫遂旋收拾今有銀六萬餘兩金二千餘兩經制回易錢各五萬兩貫境內盜賊悉斬除靜盡流民歸業惟湖北有楊么賊寇恃水為險近亦破其數寨現治戰艦水軍每日

親行教閱稍備其精熟即可深入擣其巢穴北方亦無警急之報解罷鎮撫斥候甚明凡百足可措置願以濟物為心逢場作戲可也餘續具報幸冀鈞察吳元中家必已離桂府今次何地昨致書許帥并二漕得報皆樂應副必不乏人全郡已委守倅矣此已差下五十人欲俟其家過日令送至三衢今得仲古在此夫復何慮然切須勸其謀葬衡山之為得策道阻且長此豈扶護遠適時耶妙應聞亦欲由此如浙東是否因見幸趣其來也 近具奏乞將荆湖廣南



宣撫司已剗刷下兩廣錢物并製造器甲等依舊應  
副本路昨日得樞密院劄子有旨已依所請矣

與潘子賤龍圖書

某頓首拜啟子賤提宮龍圖執事歲前陳迪功行上  
狀已呈浼李漕至遠辱書賜殊佩鄭重之至意初春  
餘寒伏惟台候多福竊承戲綵優游閭里想雅懷甚  
適至于見幾而作先衆肥遯則又歎仰之所不能及  
也何當會晤道所欲言者臨書耿耿感懷敢冀為國  
自厚以俟大來謹奉狀附承動靜不宣

區、自抵湖湘間踰半年矣賴朝廷威德與將士之  
力招捕群寇十餘頭項踰三萬人揀汰外得精兵萬  
餘分隸諸將撫之如一亦頗馴擾以故境內粗定流  
移稍、歸業田野間已開墾道傍且有築室而比居  
者軍食皆躬自料理亦不至闕乏第以衰病老翁日  
思退縮仲冬之初亟上章丐還闔寄願置閑散已有  
言者論其罪狀痛詆無所不至仰荷上恩寬厚復畀  
祠館第深感涕代者乃折彥質須俟其到方聽罷任  
今見留廣西已故書促其來倘得脫此即徑歸閩中



杜門循省餘亡足言者未有承晤之期可量惜跂陳國佐不鄙遠來其意厚矣第以涼薄誤其往返之勞為媿何言然平昔服其高義未嘗相款今乃得相從半年餘殊深慰幸亦似非偶然也此問事必能具道不復縷布泰發得其道知己還會稱千里聞風可以一笑因通問煩為致千萬意續附狀次

吳元中無疾一夕而逝先是妙應師預言其不能過仲冬自桂如郴見之勸其屏絕人事專意內觀俟其如期長往而復還亦一段奇事也妙應欲自此過浙

西詢國佐可知其詳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二一百二十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一

書十四

與秦相公書

答錢吳叔侍郎書

答潘子賤龍圖書

與潘子賤龍圖書

與李泰發端明書

又與李泰發端明書

與呂安老龍圖書

與張德遠樞密書別幅

與趙相公書別幅

與向伯恭龍圖書

與任世初察院書

與張樞密院書別幅

與趙相公書別幅

與張樞密書別幅



與趙相公書別幅

與折仲古承旨書

與呂安老檢正書

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啟近者人還辱教答所以慰勞甚厚佩服眷意無以為喻竊聞燕閑不輟文史之樂尤切歎仰夢幻之境無有是處唯內典深談實相員可歸依華嚴法華楞嚴圓覺維摩諸書等精微奧博助發信心願乘暇一觀必有所契今人謂佛書退藏排遣之具是大不然建立一功發廣大心必先了此乃能濟

物公方涵養終當為蒼生起念敢以是為請昔張方半以善力便勸杜祁公讀楞嚴輒錄其事去度几亮區、之意也悚息悚息

某悚息再拜區、自抵長樂屏跡郊外一切謝絕人事得以休養疲繭良切自幸弟以族大累重僑寓遠方猶仰微錄未能掛冠深以素繁為愧耳元直遂去朝廷聞亦欲來居永嘉是否汪相路樞非晚恐到此正如陂池之魚游于淺處無往而不值也坐阻良晤朔風不勝瞻詠



某惶恐某去歲湘湖之行良迫于不得已蓋恐力辭  
又有偃蹇不受命之誚故欲暫到而亟歸此意公所  
素諒也既抵本路黽勉百為竭盡愚短初定一方竟  
亦何補而橫遭口謗誣讒益甚如引某叅言受辛企  
宗米事尤為可駭某叅會稽降官之憾向者書中已  
嘗具道蓋以同寓長樂而不通問卜其造朝必須與  
謗故先事浼聞更有一事可笑某去秋總師過吉州  
江西漕司韓球公然移文州縣不使應副錢糧不得已  
勾決人吏軍始得食已具奏矣球緣此種造謗又

嘗謂韓世忠下營婦毆擊在某未到吉州數日之前  
其後言者乃謂激之使然不知有此理否此皆細故  
不足道如靖康間猶畫何所不至當時不敢自辨又  
無為之辨明者一再拈出即還以為實然矣聽言莫  
先于考實若不考實則伏讒蒐慝得以顛倒是非變  
亂白黑更易有無害治之大者采苓之詩止讒之道  
也如辛企宗輩現在降一指揮責軍令使其實以聞即  
便見有無虛實難于降指揮而易與人黯闇此近世  
循習而不可曉者相公他日再秉鈞軸切願痛革此



卷之百二十一  
風即中興之業亦不為難致某靖康間不幸有伏闕  
之事建炎初不幸當偽楚之後迨今仇怨滿前非荷  
睿明照燭其焉能復至有今日哉平時粗曉佛理過  
不留意皆作善境界想遭謫罹讒皆作善知識想年  
來衰病相仍百念灰冷人情世故不復置毫髮于胸  
中俯不愧仰不作待盡而已辱公照念甚厚故聊復  
言其梗槩幸恕其罪也皇恐皇恐

答錢契叔侍郎書

某頓首拜啟宮使侍郎閣下去冬承書既辭意鄭重

以先內翰墓銘見委寵示行狀及千照文字一帙且  
令徑申伯垂諭再三佩服不鄙外之意無有窮已竊  
觀自昔瓌偉卓犖之士其名德既足以顯白震耀于  
一時及其終也孝子慈孫必求世之能文而言足以  
取信于天下者俾之謨次事實作為銘詩以昭告後  
世乃無愧于其心而世之能文者亦願得夫瓌偉卓  
犖之士而銘之無飾說無愧辭因以自託于不朽二  
者常相資也昔蔡邕有言吾為天下人作碑銘多矣  
惟于郭有道無愧色耳韓退之作碑銘不輕許可然



猶有諛墓中人之譏以是知其難也伏惟先內翰遣使不遠千里慰吊哀惻奉問崩割蒼天莫聞嗚呼不考不能終養田里馳驅當世又不忠以敗國事天實留之使受鉅痛以懲斯世至此極也靖康之冬聞敗就道時先君極康寧且毅然無惜別意私為再見可卜錢塘之難七十日幸全以遷吳興書來滿腹幅如平時意自此少安矣後十日遂至大故嗚呼遽至此乎藥餌弗嘗大事親聞言萬里未即歸死不肖之孤痛何毒也奉命來聊盡室踵至異時辭家今復滿前

而獨先君音容終天絕矣想公聞之亦深哀也蒙諭別後出處之詳初敏至事陵聞公當來白帝荆盜梗途不復相聞建炎赦今至天傾地覆始奉的問身繫遠方徒死無益泣血累日又復渝生既聞上聖繼統又喜公已登庸八月離涪陵九月傳公去朝去歲奉先君之訃于南嶽六月至柳而比復傳公三易地來使至自澧陽所傳信否契濶三年人生亦孰非夢何夢之異耶垂示靖康之事反復天人之際甚悉雖然此公自為說可也先事廷諍退無遺恨進不大任責



有所歸若敏何敢言此受上皇之託以輔嗣聖奉淵  
聖之命以宰國事去位數月大耻如此顯與被兵求  
由與責懷王墮馬賈生悲哀古人之心不吾欺也降  
罪以來念王室之變故痛二帝之行役悼素志之零  
落歎生民之流離每一念此不如無生事既已矣無  
所效死惟端君淨慮以盡洗四十一年之非雖然有  
不可解于心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如水之濕火之  
熱性也亦命也昔申包胥聞伍員覆楚之志則曰我  
必存之楚大國也當是時楚之敵國君臣相與謀楚

者未必敢有是言而申包胥以一夫言于野如此其  
後哭秦廷乞師卒如其志諸葛孔明與先主論天下  
于南陽是時曹氏已擅漢孫氏已盜江表三世矣孔  
明之言無不讐者海內鼎裂猶為劉氏宗臣張東之  
之語武氏于荆南江中卒復唐祚垂祀三百此數子  
者皆論國家于江湖草莽之間而國事卒賴以復興  
由是以設雖曰天數亦人為之也一夫發志其烈如  
此倘辨諸心必有以合天人之願者矣敏固罪廢倘  
得飯蔬飲水生為宋民死卧宋土夫復何恨如其不



然雖頑鈍無耻竊嘗奉令承教于公之說柔直之言雖有激而云如公之言可謂信道篤矣欽服欽服

與潘子賤龍圖書

某頓首拜啟子賤提宮龍圖職事近辱書既來介不告而還遂稽修報愧佩無以為喻初寒伏惟台候多福承見索所著易傳殊荷不鄙僕頃在海外無所用心取易讀之觀象會意恍若有得因以其說著于篇非敢效古人訓經以垂世姑備遺忘而已自還中州念欲刪改成一家言日因多故因循未果去年春歸

自荆湘寓居長樂郊外杜門謝客終日蕭然始得稍親筆墨尋繹舊學精慮深考為窮其繁蕪粗成條理思得卓識博聞之士相與講習磨礪淬礪證其是而黜其非增益其所未至庶几不悖聖人作易之旨常病未有其人今子賤以過人之聰明介然自守不以世之非譽動其心退居閑處甘于枯淡將與外生死亡得喪者游而能惠然同我所好此固僕之所願進其說以求是正也僕曩與襄陵許崧老著春秋集傳書成出示義有未安僕必一一為言之崧老亦多見



從朋友道喪久矣正而起之正在我輩崧老既沒微子賤吾何望哉謹以所著易傳內篇上下經致左右僕自經憂患以來險阻艱難靡不備嘗既不得竭其愚以徇國家之急故自託于空言心力盡于此書願子賤日置几案間暇則試取觀之其有乖戾悖于義理去處悉為簽出略以數字道其所以當復思索以從來侮黨其中立說與今之說易者不同而偶有可取亦告簽出以數字表之使知千慮一得不枉勞心二者幸留意焉傳上下經外又有上下繫說卦雜卦

序卦等傳及外篇釋象明變訓辭衍數類占等書以解駁易體究象數義理之歸當續馳上次聖人作易雖推之無所不通然立象盡意必有至當之理吾徒學易因象以求聖人之意正猶法家鋪陳條法以定刑名止于當而已矣苟非其當則以笞杖為徒流其差謬豈不遠哉漢魏以前說易者多宗象數而不求義理故取象亦迂濶而不切自王輔嗣以來一切以義理訓易而不稽象數其失聖人之旨亦多矣僕此書由象數以會義理然亦未敢自以為然願且勿以



示他人姑問難往復使無可疑庶几可傳于世千萬  
照亮為幸建炎初荷上恩虛席以待備位終兩月餘  
議論與用事者不合不敢虛負天下之責遽引身以  
退曾無毫髮之補至今自愧近奉詔旨俾追省當時  
所施行者為時政記以聞衰病遺忘文籍散失才得  
十之一二已奏篇以塞明命矣輒以別本及所建明  
并乞罷劄子二十餘首錄去恐子賤當特到行朝倉  
卒不知本末可以見其梗槩也七八年間如一夢然  
追尋往事弟使人感慨耳歲聿云暮來有會晤之期

此情可量切冀為國家遠業自重謹奉啟不宣

與李泰發端明第一書

正月之中浣七日

某再拜區區自去夏歸自湖湘間即杜門不出罕見  
賓客聊以休影息跡近來居者頗衆如汪張二公雖  
見訪亦循例不入城復謁殊覺省事自旦至夕燒一  
炷香看一卷經讀數板書打一覺睡或宴坐少頃無  
非自己分上事以此差覺自適第年運而往初未聞  
道無朋友漸摩之益茲為恨耳閑居既久坐進此道  
想所造益深願有以警誨之也得子賤書頗以為物



之意夫深為言答以願力正當如此至于觀消息盈  
虛之理為進退出處之道則又君子之所責也公意  
以為如何

某悚息小詩寄呈聊以見意近著數篇同往可發千  
里一笑也新文無恠錄示一二以慰岑寂梁幹時有  
人來往剡中可以寓詩簡吾輩濶別動十數年各在  
一方音問豈可復爾斷絕耶

與李泰發端明第二書

秋桂月下浣之二日

某頓首再拜久不聞動靜辱承手誨如奉言色喜可

知也垂諭君子小人進退之理可為確論然消息盈  
虛治亂興衰莫不各有天命行乎其間非特人事而  
已君子居易以俟命之故方寸常坦然而無戚之  
憂此孔子之所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自靖康以  
至于今所遭之變皆古所未有豈曰細故其實本于  
君子小人之混淆君子常不勝而小人常勝然此天  
實為之謂之何哉吾儕當益信此心進則盡節退則  
樂死而後已餘復何道縷言冒昧泰發以為何如  
某再拜承垂諭潘知錄薦章良荷不外泰發之所推



許而又子賤之其人物不待見而可知固願備一頁  
之數然今歲文字皆以用盡當俟來春首剡奏次幸  
與照悉子賤近數通書識度益高使人歎服何當相  
與合并以釋勞結耶馳仰馳仰弟  
某再拜承以日鑄茶宣城筆為貺不勝增感建茗數  
品共五十勝荔子一簞謾將遠意幸恕輕尠也今歲  
若早荔支難得佳者嘗與全真并汪張唱和謾錄呈  
亦可以見相處之意頃在沙陽嘗作荔支賦近又為  
作後賦同往聊資千里一笑書生習氣不斷未能忘

情筆硯間聊以遊戲耳新著不鄙示及一二幸甚幸甚  
某再拜紙尾所諭殊荷至意長樂邇來居者類多所  
恨族大累重不能他適耳汪相皆問相過亦嘗邀其  
會食但區區自湖湘還即屏居郊外杜門不出雖金  
旨亦不謁鄰近山寺亦不遊聊以休影息跡以故不  
果到二公之門及進陪其燕集殊覺省事亦頗見亮  
也荆襄之舉今所當為第須為善後之策正猶川陝  
在綦局皆是合著處但恨所以置子者非耳如何鄒  
德夫惠然千里見過殊慰岑寂到此已月餘稍涼即



歸時官薦之此初不聞豈傳者之妄耶

與呂老安龍圖書

某再拜承垂諭荆襄事勢并所以上奏檢見示皆中  
今日事機不知如何所議否大抵江浙川陝各在一  
偶猶之碁局須于腹心置子乃可相及不然道里聖祖  
諱絕緩急可以應援腹心要害之地襄陽是也晉宋  
以來皆為重鎮久合措置今已後時數日前得岳侯  
書已退師屯于岳鄂之間不知新復之地現在以何  
人守之祇付之數褊稗果足恃否廟堂必自有處山

林無由知曲折又迂濶之慮每切自笑而竟不能改  
步以與世合亦不解事之一端也因來誨輒謾及之  
某悚息承需車輦式樣今納去傳畢却告示下戰車  
圖樣偶尋未見後便當馳上次來諭恐車舩重大不  
可用是不然此乃嗣曹王臯所製見于本傳非舩人  
所能為也頃嘗試之運動輕駛施于大江重湖以破  
長風巨浪乃其所宜要須教閱習熟乃可用今有小  
舩小輕楫而付之不能操舟之人雖尋常之費其覆  
舟必矣况以巨艦出沒江湖間哉前日翟吳之衄正



以此故非舟之罪也然此船正可為水軍之家計每一船須以海鯁之類數十隻副之正猶鹿角輕車之副武岡乃可以戰幸詳審而熟思之某再拜啟  
見奏檢以楊公厠金人偽齊之未何至是耶前此朝廷以曹成馬友輩擁眾各十數萬橫擾湖湘間殊不以此賊為意某到湖南始具事實及檄檄不遜之語列上既已招捕群盜方措置間而宣司罷其後得旨節制湖北進討即治戰艦水軍散出榜文厚賞以致其頭首十數人餘悉許其自歸及自相殺併聞其黨

與頗有攜散之意未幾罷去專遣使而有速成功之心故有前日之衅賊勢益張大抵此曹據重湖之險其徒皆舟人漁子便于操舟非官軍之利速進則無功久屯則師老而財匱惟擇帥而任之用趙充國取先零術此必勝之象也因來諭輒及之未知然否  
某承惠茅朮甚濟所乏感懣懣建茶數品謾以將意殊愧不多也年來衰病尤仰藥石以自扶持山林宴坐終日蕭然無一事所乏者朋友過從之益耳連得數孫亦足自慰但得知公輩數人坐鎮疆場廟堂



能用其言吾復何慮耶聊發千里一笑某再拜啟  
胡德輝文行識操經濟才華于今罕見其比以禮羅  
致猶懼其不至公折簡使就權攝宜乎不來也其家  
貧甚不仰祿之言恐非真實卯酒方醒來使督書草  
、布叙幸乞恕答

與張德遠樞密書別幅

昨日見報朝廷已往常程親征之議當已決矣區  
憂憤不能自已輒陳三策以獻謹錄副本拜呈擣虛  
最為上策以弱為強可收奇功鈞意未審以為如何

中策可以禦寇出于下策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惟公  
忠義貫日月自任以天下之重恩者之慮倘有所合  
願入侍帷幄力賜開陳庶几有補萬一莫大之幸某  
哀病老翁屏跡山林豈復敢與世故惟願朝廷安則  
山林之間亦安畢精竭慮盡其拳拳之誠而已恃眷  
照之厚當亮此意也皇恐皇恐

與趙相公別幅

比來見邸報偽齊俠虜騎侵擾淮甸車駕決策親征  
諸將用命捷音屢至此皆相公之以宗社生靈為心



自任以天下之重扶危持顛有回天之力雖萊公瀆淵之續何以加此更冀益收群策茂建大勳再造王室以副天下蒼生之望幸甚幸甚

某初聞降詔有親總六師以臨大江之語當具奏陳三策以獻乞降付中書必已塵浼聽覽令再具劄子條陳十事并以奏狀副本拜呈敢望鈞慈特賜詳察其間有可裨廟筭之萬一幸望採錄施行不勝幸甚朝廷自渡江以臨吳越今六年矣平居間暇之時玩歲愒日未嘗圖慮所以為立國之策相公爰立未數

日間適有警急之報乃當艱難莫大之任屏去近年退避之說奮然進討蹈危求安真古社稷之臣所自任而不辭者也更望相公于事平之後博采衆言以定保有東南恢復中原之至計某雖迂陋敢不竭盡愚慮繼此獻焉幸望恕察惶恐惶恐

某自靖康以來數經憂患非他人之所比加以衰病相仍已為明時之廢人但屏跡山林採薇散髮以終餘年此心已足豈復敢與故今者朝廷艱棘不能緘默輒復進其芻蕘之言蓋以朝廷安則山林亦安利



害休戚實與國同之故敢冒昧自竭庶几涓埃之補區、此心必蒙鈞照不勝悚息之至

與向伯恭龍圖書

某再拜啟北報警急朝廷已悟前日退避之非決策親臨誠為得計不然雖此數月之間何以支吾玩歲愒月于閒暇之時宜乎于倉卒擾攘之際不免有遑遽震恐之患也方事之初懷不能已嘗具三策以獻誤蒙獎詔又嘗以十事至當軸者迂疎之論亦復何補姑致其拳、之意而已已錄致蕭懋德處可即試取

一觀不必更示他人為宰相持既久諸大將未聞有渡江者正如治病既能視脈又須善用藥以驅邪氣使不留皮膚間乃可漸就全養坐待其去恐無此理為有一旦淮南所占據不知何以為善後之策世事方棘每一思之通夕不寐公雖居憂乃心王室想同此懷也何當面道所欲言者臨書增情屬苦臂痛不及親書切冀加察不勝惶恐之至

與任世初察院書

某頓首啟世初察院執事久疎修問良切馳仰近黃



親自行在回方知去春嘗辱教答付急足來途中竄去書遂浮沉所幸渠嘗竊啟緘錄得因以見示讀之聳然如奉談笑感慰無喻春寒不審比來動靜何似伏惟履茲新元尊候多福淮甸警急朝廷悟前日措之非決策親臨士氣頗振近聞賊馬已遠遁去雖未能奮擊殲其醜類然亦足少挫虜氣使不敢南渡回思前日退避其平居玩歲愒日不為自強之計良可惜也方事之初某嘗具三策以獻誤蒙獎諭數日前已承詔旨令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來上已

具奏聞深愧志慮淺短無以副下問之意辭多未果錄去今再錄前所上三策并詔書謝表至左右幸試取一觀也去秋有旨令追省建炎初事迹修時政記已奏御矣今并劄子錄同往恐世初昨到南都倉卒不知其詳觀此可以見其梗槩也得勿示非其人為幸追思十年如一夢間徒使人感慨太息爾來諭中興之說可謂盡善安得如公輩行其說于朝廷使致恢復之績衰病者得安山林間何幸如之無緣面談但有情跋建茶數品沉香少許謾送書室清坐之資



幸檢至向暄千萬為國自重門中均慶謹上狀不宣

與張樞密書別幅

伏審光膺帝制復冠樞廷本兵得人廟社增重樞密少保勲德之懋自結方知黃閣之虛席宜正揆路以穆天緯光輔中興之運佇聽告廷之命以慰具瞻區區不勝詠頌之至某再拜啟  
偽齊挾金人之勢侵擾淮壖六飛親臨將士增氣想日來當已有渡江者虜氣震驚行當宵遁更望益壯遠略以成大勲使中興之期指日可俟天下幸甚

與趙相公書別幅

近年以來多以和議為得計國勢日蹙士氣不振職此之由相公當軸于倉卒擾攘之際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遂改前轍殆天意悔禍國家中微之運將復光大不然何以天時人事符合若此歎服之深喜而不寐然賊退之後正須種<sub>々</sub>料理以為防守攻討之策願言益懋遠圖早遂恢復土疆大茂蒸黎某雖衰病尚覲拭目以觀中興之盛莫大之幸也伏望鈞察某昨者不揆輒以三策仰干宸聽方慮妄發之譴廼



蒙優詔褒諭皆是推獎之賜區、愧荷無以為喻姑  
此叙謝萬一仰祈垂念不宣  
某伏被詔書令條具邊防利害來上業已遵凜聖訓  
具狀奏聞主上求治之初詢及踈遠而某以淺短庸  
材無以副下問之意第深惶懼然日夜念此至熟畢  
情竭慮以上此奏度几千慮一得或有以禪補聖聰  
萬一非獨某之私幸也今錄副本拜呈狂瞽之言或  
傷切直亦望開廣容恕不勝幸甚之至伏冀鈞察

與張樞密書別幅

賊馬占據淮甸竊聞現在業經退避此皆廟謨克壯  
措置得宜之所致中外共慶然賊退之後須痛自料  
理以為善後之策敢望益懋遠猷光輔聖世中興之  
業早致天下幸甚山林衰病之人猶親及見之也  
某近被詔旨諭令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來  
上已具狀奏聞訖主上勵精圖治之切深愧荒踈不  
足以副下問之意然某日夜念此至熟畢情竭慮展  
盡底蘊以上此奏亦思慮之極也度几千慮一得或  
有涓埃之補非特某之私幸也今錄副本拜呈狂瞽



之言或傷切直亦望開廣容恕不勝幸甚伏乞鈞察  
近見朝廷以賊馬既退權免起發海舟水夫等州縣  
甚以為幸然打造舟船猶未蒙降指揮所造戰船七  
百隻每隻官價錢二千貫計一百四十萬緡六分度  
牒四分經制等錢私下貼陪又不在此數內也此方  
前次已出度牒錢一百二十萬緡今次尤覺難出而  
又經制等錢並已起發未必有之正當農務之時民  
力凋弊州縣極以為憂無之海船制度與湖江不同  
江上難以使用如止欲防備海道則似此數太少又

官中造船決不如民間私家打造之精緻海上風濤  
使用未必可以堅固長久幸與廟堂諸公熟計而審  
行之如且令打造一二百隻俟將來見得可使續降  
指揮亦未為晚也惟公為國為民之意良切故敢直  
達冒獻此言僭易之罪幸冀鈞察不宣

與趙公別幅

伏審光膺帝制進陟元台成命既頒中外胥悅恭惟  
驩慶相公道學稽古勲業格天先輔英主以致中興  
師表百僚以熙庶績爵位崇寵禮實宜之某屏山跡



林幸托麻比其為欣抃實倍情常某再拜啟上  
伏見朝廷于寇退之後修舉政事召用人才皆各有  
先後之序多合天下之心竊慶中興之有期也然區  
區愚見以謂當今急務在料理淮南非遣三大將統  
重兵于江北則淮南未易料理謂宜早降指揮移軍  
淮南今先遣將佐謀議官前去措畫候稍就緒日渡  
江庶几可以乘時料理藩籬之計若必俟秋冬恐或  
緩不及事此邊防大計更望鈞慮有以裁處相公樂  
取諸人以為聲滿天下故敢直情冒獻此說僭易之

罪幸異鈞察

去歲被旨追省建炎初時政已修纂成上下兩卷初  
冬遣人賫詣行在適有指揮罷常程有司退還不肯  
收接今再遣人投進輒以副本二冊并當時建明丐  
罷劄子二十餘首錄成一冊仰塵鈞聽伏望機政之  
暇特為賜取觀覽亦可以見備員措置之梗概也洩  
瀆悚息之至

與折仲古承旨書

某悚息再啟去冬狂寇侵擾淮甸聲勢甚大所幸六



飛親臨江上將士奮勵虜氣沮索遂以宵遁此皆元  
台贊襄之力何愧萊公然虜退之後政須痛自料理  
以為善後之策仲古既在朝廷又居上幕願言展盡  
底蘊以濟事功中興之期不難旦夕致矣當今急務  
未易一一縷數惟公與誠乃克有濟伏幸深思愚言  
恃愛及此悚息悚息

與呂安老檢正書

某頓首啟安老檢正龍圖台座正月間人還上狀計  
已塵浼見報新除殊慰士論得脫軍旅調度之煩想

尤慰雅懷也春氣清和比來為何如况伏惟台侯多  
福寇退之後殊未聞料理淮南豈遂以為間田耶三  
大將既復置司江南則是盡仍舊貫止為保江之功  
前日措置特出于倉卒若欲為善後之策恐非七重  
兵于淮甸以為藩籬未見其可愚意竊料之將來偽  
齊或再狹強敵南牧必懲前日之無功變動其術而  
吾膠柱應之可乎安老已深被上知又與二相無間  
胡不力以此為言今雖逆耳後必有驗吾輩為人謀  
事政當長慮却顧為久長之計若趨利目前不展盡



底蘊何補于事辱照輒及此悚息悚息無緣披晤但有馳仰敢冀為國自重佇膺禁近之拜謹奉啟不宣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一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二

書十五

與趙相公第一書

與趙相公第二書

與趙相公第三書

與趙相公第四書

與趙相公第五書

與趙相公第六書

與趙相公第七書

與趙相公第八書

與趙相公第九書

與趙相公第十書

與趙相公第十一書

某伏被尚書省劄子誤蒙聖恩有江西帥守之除實



自陶鎔推挽之賜佩服厚德第深下情某憂患之餘  
衰病相仍志慮凋落豈堪復為世用昨者還自湖湘  
得腰重足腿之疾步履艱難中心焦灼以故杜門不  
出謝絕人事已迄今三年矣近來復感瘴癘寒熱交  
加眩瞶併作使必勉撐力疾承命必致顛仆道途上  
辜朝廷委寄任重之意業已具奏辭免外敢望鈞慈  
特賜鼎力敷奏使安于閑散以便醫藥殊不勝幸甚  
區區微懇已布前幅重念某自朝廷艱難以來誤蒙  
委任不敢辭難雖在流離困厄之中願報國家之意

未敢少忘也今者上恩隆厚廟堂加察起于閑廢付  
以一路兵民之重固願黽勉趨承圖報萬一實以抱  
病之久精力頓衰積憂薰心動輒遺忘深懼臨事乖  
錯無以仰副驅策上疏力辭期于得請敢望鈞慈洞  
察誠悃曲賜開陳特垂矜允不勝虔禱之至某再拜  
竊見朝廷除授悉出至公此誠中興之基而宗廟社  
稷無窮之福也然帥謀之際濫及罪戾之餘深恐不  
足以協士大夫之論方今人才衆多可昇方面之寄  
者初不乏人求之前宰執公忠靜重臨大節而不可



奪如秦觀文求之侍從黻亮警敏敢任大事如李端明付以閫外之權必能稱職舉以代某實允公議敢望鈞慈特加諒察不勝幸甚之至

與趙相公第二書

伏蒙寵誨比報寧謚去歲旱災之廣有可慮者仰見愛國憂民之誠第切嘆仰天下大事惟相公留意則夷狄早暵之患有不足弭僭易及此不勝皇恐之至某三具奏辭免恩除不蒙矜允且被親筆趣行迺勉就道第迂拙有素臨事疎濶衰病之餘精力弗強使

當一路兵民之寄大懼曠失以遠罪戾惟仰賴鈞慈有以覆護之使不至隕越莫大之幸伏冀亮察不宣近准尚書省劄子以某具奏請覲得旨矜從十年流落之餘廼獲造行闕望清光實出鈞造第深銘佩將遂俯伏下風以承誨約慰平昔願見之心尤深欣抃區區所懷非面稟莫既萬一伏望垂念幸甚幸甚

與趙相公第三書

某頓首再拜孤遠之跡蒙恩許令入覲實自陶鑄更蒙誨諭尤戢厚德非晚遂有瞻望袞舄以慰平昔願



見之心預深欣浣區、所懷諸侯面稟幸即鈞照  
某歲除受命本欲單騎之任適海寇遽犯福之閩安  
人情驚擾寓居城外相去密邇遂有挈家之謀上元  
日起離長樂又值陰雨連縣山路崎嶇几寸寸進今  
已幸脫閩境數日間可至上饒自三衢登舟順流而  
西度此月下澣之初可到行在伏蒙問勞之渥仰佩  
眷意不勝下情傳聞江西去歲旱災之餘民戶流移  
物力凋耗贍養屯兵賑濟飢民極難料理自非賴朝  
廷應副其何以濟俟到行在詣都堂呈稟伏乞照察

與趙相公第四書

比者蒙恩入覲濫被睿獎仰荷吹噓因獲造諸屏著  
瞻望繡衮之華伏蒙鈞慈眷遇良渥屢開東閣使得  
款倍讌語佩服盛德拳拳之情無以為喻益遠闌門  
敢冀上體注倚善衛生經茂對寵光以慰中外之望  
違去鈞範忽踰兩旬向仰之誠未嘗少置途中嘗具  
咨目干瀆鈞聽計獲呈徹某已于二十一日到界首  
交割職事訖綿力薄才當此艱阨之際大懼無以仰  
副朝廷委任之意既荷鈞慈力賜推挽更冀有以終



始其賜不勝幸甚區區懇悃謹具別紙伏冀垂亮  
江西去歲旱災次于湖南而南昌視一路為甚流移  
至多道路相望田畝郊原有今至尚未耕墾者縣巨  
阡陌詢之父老以謂前此未嘗有也中下戶往之  
食牛具多已不存種麥亦甚稀少未知向去何以接  
濟雖已蒙朝廷許撥饒州上供米一萬石本路遣人船  
般取得回報已支遣盡撫州建昌軍一萬四千石到  
比亦止存數千石勸誘上戶數亦不多此去秋成尚  
遠賑濟殊為闕乏已具奏乞于浙西江東朝廷有米

斛處支撥三萬石本路自差人兵船般取仍得嚴戒  
諸郡應副庶几不失指準莫大之幸伏望垂念不宣  
某近蒙朝廷委以營田敢不悉心以圖報効本路諸  
色拋荒田地至多已委州縣盡令剗刷但建創之初  
非寬降錢本使得招召佃戶置買牛具贍養耕種之  
人何以能起時營辦以為永久之利伏望朝廷特降  
錢本千萬貫文付本司措置俟將來就緒日計算本  
息以本歸朝廷以息充本路支費庶几有營田之實  
非特文具而已業具奏併申尚書省外敢望鈞慈早



賜指揮施行不勝幸甚會取到洪州月支錢米六千餘貫石倉庫空然米僅有數石錢僅有數百貫某到任初茫然不知所措自非朝廷委漕司應副三两个月容某旋行措置向後財計决到疎虞某不足惜深恐誤事仰賴相公推挽之德切望鈞慈特為敷奏早降指揮不勝幸甚漕司現有總制司錢物可以應副與椿岳飛錢糧自不相妨敢乞垂念干瀆皇恐之至

與趙相公第五書

清和月上旬之六日

某已次豫章交割職事仰託輝范規模具在得以遵

守良深感服第此方當早暎之餘種、闕乏殊非前日之比願言有以誨督之使得免于罪戾莫大之幸無緣躬受約束但有瞻跂

本路惟臨川建昌去歲薄熟今春耕種亦漸成次序贛上雖稔然頗為盜賊所擾民頑多不輸納其餘諸郡悉皆旱災下戶種藝無本田業多荒而豫章倉庫空乏尤可駭瞻養官吏軍兵錢糧既無指準而賑濟斛斗闕乏深慮將來有誤歲計近被親筆詔書令勸諭停蓄之家減價出糶既已奉行已措置勸民入納



專欲以賑濟給事戶之無本者但恐所得莫能徧及已具狀奏及申朝廷乞降錢米以濟目前之急必蒙矜允今再開項條具仰千鈞聽敢望垂念不勝幸甚虔寇尚未靜盡昨得李山一軍屯駐頗能破賊徒黨稍、潛伏近日李山既為岳飛勾回餘逆無所忌憚遂復出沒而又袁吉臨江建昌之間飢民往、竊發千百為郡今已十五六項深慮凶歲易為嘯聚滋蔓難圖申世景一軍僅及千人自遣一半往虔吉間其餘無兵可以措置勢殊掣肘已累具奏朝廷乞就近

差撥二三千應副使喚來望指揮敢望鈞慈賜早差撥以慰一方顛望之意不勝幸甚皇恐皇恐

與趙相公第六書

近蒙朝廷令總運司應副一月錢糧大濟目前軍食之乏仰荷鈞念不勝下情然運司所得止可以相兼充一半之費蓋申世景一軍雖有邱贇錢糧窠名本州前後登帶支遣並無分文顆粒現在皆是旋行擘畫應副所以尤覺費力今運司既已無有又不敢仰煩朝廷支降輒伸前懇乞降茶引如元請之數庶几



不致狼狽敢望相公鈞慈以舊治為念特賜矜從非特某之受賜也喋喋冒瀆第深悚息本路近來雨澤霑足但累年旱災以來下戶乏本種田殊可矜念州縣所養多坊廓游手之民雖能全其性命不填溝壑然不若實惠及農夫使將來有秋可望前此累嘗拜懇乞于鄰路有米去處支撥三萬石正為此曾故也萬一朝廷闕米輒援呂相例乞支降茶引十萬貫當自招誘客旅趁此時入納應副賑貸敢望鈞慈特賜矜允不勝幸甚之至

近被受密院劄子備坐都督行府指揮所乞軍馬候防秋已發遣今先招填係將不係將禁兵訓練使喚已依稟施行緣本路闕乏之甚所有招填例物及贍養錢糧非干告朝廷何以能辦已條具畫一申請敢望鈞察招填新人既未必能數額又旋行訓練非年歲間安能習服將來防秋須得督府如期遣軍馬庶几可倚仗上流重地任責不輕更望鈞慈特賜垂念虔吉間已抽回李山軍馬頗復紓已遣副總管康隨分撥人兵前去措置事務然兵力單弱深慮不能



歷彈已累先乞差撥三二千人付本司分擘使喚實  
非得已近降劄子亦已關送都督行府倘非朝廷特  
賜指揮勢決難得敢望相公慈照干浼皇恐之至

與趙相公第七書

少懇仰干鈞聽漕司催督本司積欠錢米皆是某未  
到任以前拖欠之數本州闕乏之甚近者干告朝廷  
令漕司應付方能粗了自前支費豈復更有錢米以  
還舊欠已具事因詳細奏聞及申朝廷乞降指揮鋪  
破蠲免自某到任以後督責州縣收簇椿辦決不敢

復有稽違伏望鈞慈特賜矜全早與行下不勝幸甚  
夏已踰半防秋之期甚近而本路全無軍馬所以捍  
禦之策茫然未知所措日深悚惕雖蒙都督行府有  
許遣兵之文亦未蒙津遣前來深慮緩急之間決至  
誤事契勘舒蘄黃三州係聽本司節制實為江西蔽  
障之地舒州係劉光世地分蘄黃州係岳飛地分並  
不曾屯駐軍馬欲乞朝廷特降指揮令光世分兵二  
千駐劄舒州岳飛分兵四千駐劄蘄黃兩州皆聽本  
司節度庶几將來二大將移屯合肥襄陽本路不至



為敵人之所窺伺已具狀奏聞及申朝廷敢望鈞慈特賜矜允則一路生靈俾得安業誠不勝幸甚

與趙相公第八書

某近者累奉詔旨以江西旱災令廣賑濟及勸誘積米之家減價出糶某與諸司協力奉行幸已就緒已具狀申尚書省今有投進劄子輒錄副本拜呈幸望鈞察邇來雨澤沛沛早稻已熟秋田可望豐稔米價頓減人情少蘇此實廟堂治理之效良可喜也第去歲災傷地分頗有不曾陳訴之民誠懼催理欠負至今不

敢歸業本司業行下各州縣覈實免與催科廢几流移悉復田里亦已申聞并冀照察不勝幸甚

某累以本路合差軍馬上干鈞聽蒙閔送都督行府再得督府劄子見議差撥然到今未有至者非特盜賊滋多乏兵分遣又以防秋在邇全未有備日夜悚惕恐辜朝廷委寄之意今再具申稟敢望相公致一言于右相早賜差撥實生靈之幸也亦有奏劄條陳利害謹錄副本致左右機政之暇特賜采覽撫似之迹仰荷推挽誤蒙任使自到豫章行將三月宿病間



作心力不強深慮曠闕以貽朝廷之羞今幸賑濟就緒雨暘調適遂成豐年于此時求去以養衰病似無嫌避已具狀奏聞乞依舊在外宮觀敢望鈞慈特為敷奏使得養疴山林保全晚節莫大之幸伏乞垂察

與趙相公第九書

乞巧月上旬之九日

某閑退之久乍當繁劇加以承早曠闕之餘種料理不無違拂人情去處諒多謫譴塵溷鈞聽今則財賦粗足官兵俸米既盡支本色料錢亦排日支給度几自此浮言稍息然某迂疎有素多招意外之謫

更望鈞慈覈實而審察之不勝幸甚因呂侍郎書中嘗道及鈞意仰荷愛念故敢僭易及此皇恐無地某衰病無堪強顏于此雖不敢不黽勉自力以副朝廷委任之意終恐迂疎仰負使令近已具奏乞依舊外任宮祠尚未報行敢望鈞慈早賜陶鑄使得息山林優游養病實荷始終之惠不勝欣幸干冒皇恐累以本路防秋闕兵控告朝廷及都督行府近得都督行府劄子許差王彥一軍但須候其到乃始差撥今聞王彥尚在荆南秋期已至深慮道里遠遙虛費



日月且軍馬有往返跋涉之勞雖已再具申稟緣行府已巡按淮上恐得報後有失事會敢望朝廷特賜指揮得專遣使賫劄命迤邐前來截留一路不勝幸甚之至伏乞垂念

近以洪州積欠錢米干聞朝廷伏蒙鈞慈悉皆蠲免自非相公留情舊治察見本末何以及此某與一州士民同受大賜豈勝感激目前雖不至乏絕然防秋之計殊無贏餘已除援例申陳更望特賜矜察幸甚

與趙相公第十書

秋八月之二日

昨蒙朝廷差到統領官何球即時依稟就申世景軍中差撥軍馬今往虔州措置群盜未行間適報筠州管下盜作因令就便前去措置本人全不以捕盜為意公然招收亡命冒請錢糧沿途作患搔擾民戶至有強取財牛畜殺傷平人恐其生事已檄令歸司歇泊又自擅往袁州招安所為愈甚本司差別將官馬仙前去措置適得大理寺公文根究何球盜用官物凡二十餘次劄下令以職事交割與馬仙訖回里並不聽從不免先次勾回軍馬及委提舉茶鹽趙大夫



隨宜措置差人勾押前日方到本司已送所屬根究  
俟見情節虛實續申朝廷乞重賜行遣以為將佐之  
戒敢望鈞慈特賜熟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二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三  
書十六

與趙相公第十一書

與趙相公第十三書

與秦相公第一書

與趙相公第十一書

伏讀詔書竊審車駕時巡郡國躬勞將士諒惟扈從  
跋履良勤神用某拘守郡章不獲望塵瞻向行館第  
深仰企伏祈照察某承乏江右忽已半年左支右吾



粗免曠職實賴鈞芘之賜第防秋是時屢告朝廷乞遣發軍馬雖蒙都督行府累劄許差至今未有到者方車駕巡幸江上本路當上流重地尤不可無兵以備不虞除具敷陳外輒以咨目條具利害仰塵鈞聽及遣屬官羅薦可詣朝廷稟議伏望鈞慈照察特賜矜從則一路生靈不勝幸甚干冒皇恐之至

本路盜賊雖此豐年猶未衰息尚有結集敢窺伺州縣良以習俗頑悍喜輒仇怨劫掠貨財不顧刑法而本司軍馬單弱無以鎮服之所致近者措置王權將

招安頭首解發赴都督行府軍前使喚復擒獲宜春劇賊所謂黃顛叔者與其黨百餘人餘盜稍戢但贛上殊未靖耳昨蒙行府許先撥差數千兵前來討蕩既出榜告諭頗有懼意久之軍馬不到知非實然又復紛、深恐江上或有警報則為患不細近蒙省劄委以相度措置輒以已見條陳利害申稟伏望鈞察本州城壁久不修治類多頽毀又太濶遠自城非一帶皆是空闕去處難于保守累具狀申奏朝廷乞降度牒措置修葺及截去濶遠空闕去處未奉指揮今



時月已迫不免將安撫司錢米挪充支用收買材料  
燒燬碑甃及工役夫力並不及民謹具圖申呈伏望  
鈞察所乞度牒并昨蒙朝廷指揮令製造軍器合用  
錢物亦累具申請併望行下支給不勝幸甚某再拜

與趙相公第十二書

某稟目頓首再拜平章都督僕射相公閣下昔賈誼  
有言曰守圍捍牧之臣誠死城郭封疆又曰彼且為  
我死然後可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然後可與之俱  
存聖人之有全城者此物此志也夫為守圍捍牧之

臣而死城郭封疆此固常理然死或重于太山或輕  
于鴻毛方其平時請于朝者無不從也所以為守之  
之具者無不備也不能則繼之以死宜其有鴻毛之  
輕至于請于朝者不從所以為守之具者不備徒  
假牧守之虛名初無捍禦之實用則忠節之士所處  
此者宜如何哉某自十數年來憂患相仍加以朴陋  
迂疎動輒齟齬所願安于閑散休影息跡不復敢與  
世故去來冬初誤被上恩付以江西一路重寄力具  
辭避不蒙矜從賜對便朝更膺殊獎實自相公推挽



之賜所以力疾之官黽勉就職者亦願砥礪駑銳圖尺寸之報也自初到任當早暎之餘帑庾匱乏夙夜自竭簿書錢穀冗瑣細碎必親必躬方稍就緒幸此歲稔粗免曠敗亦皆相公庥庇之德心非木石寧不知歸近者已上章引疾丐罷降詔不允訓辭有邊吏戒嚴商秋俯及之語夫防秋在邇豈守牧之臣可為去就之時然某之所以求去正以防秋之故何則叨冒大帥有其名而無其實故也某昨具奏乞尤置安撫制置大使司軍馬錢糧之半蒙朝廷闕送都督行

府行府劄下初則曰俟秋高調發軍馬繼又曰見議遣兵又曰俟勾王彥一軍到日分撥前去今則又曰候有警急之日遣兵應援是朝廷之兵不可措擬也初乞兵之日蒙朝廷及行府皆降指揮許招填本路闕額禁軍勾抽使喚數月之間極力招填才得六百餘人近緣漕司申請錢糧復令權罷諸州不隸將兵數既不多不足倚仗也夫以上流重地去淮南及委偽齊境不遠沿江千餘里要害之地並無甲兵可以控扼守禦方邊報警急倉卒擾攘之際乃欲望遣兵



應援于數千里外不亦晚乎某竊料相公之意不過謂楚泗廬壽襄郢諸將屯宿重兵則江西為內地探報偽虜無數路深入之計則江西可無虞故兵不必遣是大不然夫七尺之軀要在媵理千丈之堤潰于蟻穴所以防患者常在不防之地豈可以江西稍內而盡弛防守之備哉况諸將列屯相去絕遠使敵人乘間為擣虛之作不知孰肯為援朝廷不預遣兵使自為附守而置一路于度外恐非計之得者自用兵以來敵人張大聲勢探報妄傳分兵以入某路則往

往無事深藏固閉匿壯示弱探報無所得則往深入今信探報而不為一路之備是僥倖其不來尤兵家之所忌也敢望相公特垂鈞念重念某靖康間被命宣撫兩河得兵二萬人方欲有所施設鼓作兩河人以捍大敵然不為用事者所喜議論不合自出師才五十日即丐罷去其後詢議紛然某未嘗辨明于俯仰不愧者以無其實故也紹興初蒙恩起廢宣撫荆廣得一萬三千餘人招捕群盜者數萬亦不為用事者所喜到官才數月以言者罷去其後謗議亦



復紛、然某亦未嘗辨明于仰不愧俯不作者亦以無其實故也。今某荷蒙上恩委寄，又荷相公知獎，豈不願圖涓埃之補，然軍馬單弱，財用窘乏，曾無以副其區、愿効之心，竊自嘆息，藉使勉強偷安，以僥倖于萬一，不幸稍失支吾，致有闕誤，則平時仇怨郡起而交攻之，貞無以自解矣。此所以夙夜震懼而不遑啟處也。更望相公曲加照察，謹遣本司幹辦公事官羅薦可，其瀝懇悃告于行府，伏望鈞慈特與定議，如本路合遣防秋軍馬，即乞早賜摘擲，前來應副，搢布。

控扼度無噬臍之悔，如不合遣，亦乞明降的確指揮，無使日夕指準誤一路士民之望。而某得以早為去，就不勝幸甚。干冒鈞嚴，無任惶恐。某稟目頓首再拜。

與趙相公第十三書

陽春月上浣之一日

伏審光奉朝廷還界魁柄，大慰中外之望。竊以國步艱難之際，淮軍叛散之秋，上思謹言，登庸舊弼，所以妥宗廟，安社稷，綏靖人心，使國勢增隆，必自有道。佇觀設施，以副具瞻。區、不勝傾依之至。謹奉啟以聞。淮西叛將出于意外，實非細故。某輒不自揆，嘗奏疏。



指陳朝廷措置失當夙夜憂懼以俟遣訶乃蒙寬息降詔獎諭尤切震悚近見邸報言事者論右相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比竊謂人過遠慮隨時獻說者浸失本旨而退避講和之說復行則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輒復上章以救其失惟是出位之言實為有罪迫于憂憤有不能自己者輒錄二疏副本拜呈敢望鈞覽如有可採得補萬分之一不勝幸甚僭易惶恐論者皆謂宰相還朝必守前議請車駕還幸平江及覩近降指揮改撥廬壽盱眙米斛並於建康府交卸

又謂且抽回淮南軍馬沿江屯駐某竊謂朝廷措置因時制宜必不如此藩籬未固百物未備以一捷之故而遽臨建康試太早許相公爭之是也今既駐蹕幾年徒以淮西叛將遽復捨去使偽虜得以窺伺非良策也第恐撫綏將士益務全養靜以待之江北屯重兵則江南可以奠枕江北無兵而與賊共長江之利則國勢固已危矣第當抽回老少以就糧餉最為得策敢望鈞慈特賜詳酌恕其僭易誠不勝幸甚某以憂患之餘竊誤蒙朝廷起廢帥守江西已涉兩



年夙夜黽勉左支右吾幸免曠職實賴鈞庇今秋雖  
早幸不過甚米價亦不翔踴贛上盜賊蒙朝廷易守  
蠲免租賦盡罷科須渠魁次第公參復業境上群盜  
亦皆擊散吉撫筠袁間有名字者悉已招捕了當雖  
有此小殘黨留兵彈泊無能為也而某自春及以今  
來衰病日深醫者謂勞心太過所致已七上章具奏  
丐閑庶得休養未蒙矜允今宰相公還朝洞照情素  
輒敢力陳前懇敢望鈞慈曲子周全特為敷奏使得  
遂其所欲不勝幸甚總望垂念惶恐無地

某自春夏以來久苦瘡瘍才幸稍安怠得足弱筋孿  
之疾步履蹇緩拜跪艱難至今又若度眩煩憤健忘  
復成麻疾醫者謂憂慮勞心所致所以節經具奏力  
乞閑退正欲少就全養尚有生理不然日復一日遂  
成痼疾不可為也謹錄自春迄今乞宮祠章疏塵浼  
鈞聽庶几照察引疾乞閑非在今日敢望相公矜憐  
曲為敷奏特從所請倘得歸休山林保養病軀不至  
顛扑于道路皆門下之賜也干瀆鈞嚴不勝皇恐  
某承乏于此已實一年有半仰荷朝廷委寄之意不



敢不黽勉從事自到任以至于今賑濟勸諭以活飢民修築城池創建營房繕治器甲措置錢糧招捕盜賊種、皆幸就緒獨立于風波動搖之中不自意全非即賴相公輝庇何以及此已開具措置事件釐為六狀奏聞庶几朝廷知其請閑非敢有所規避謹以副本錄呈敢望鈞察詳酌不勝甚幸之至某再拜啟

與趙相公第十四書

閏十月之二日

朝廷累年來經營恢復之計漸有氣象而以措置一失當之故淮西之軍盡歸偽境國勢稍弱上心感悟

召還元弼復昇魁柄正猶羸瘵之人非得活國之手厥疾弗瘳然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號令施設釐然有當于人心則不約而自服轉弱為強以啟中興之運有不難以致之也伏望相公隨時留意天下幸甚某以菲才誤蒙朝廷委寄一路自今春以來援疾求去者至于七八近復上章遂乞掛冠實緣衰病非敢飾辭上恩隆厚未肯棄捐屢降詔旨未從下情所請敢不力疾黽勉以圖報萬一然本路實為上流重地當偽虜乘間窺伺之秋軍馬單弱無以控扼萬一有



賊馬衝突何以待之輒具防冬事件仰干朝廷其間乞兵一事尤為最急如蒙摘擲可用兵將五千人與現管者相兼使喚某雖不武願當一面不能即繼之以死報上恩兵將無有雖留某于此無益也願先罷黜實不敢虛受重責伏望鈞慈特賜矜察皇恐無地議者多謂朝廷以張俊屯淮西以岳飛保上流則江西乃為內地又謂萬一賊馬渡江力不能敵即退兵以避之是皆不然岳飛雖有保上流之名而無其實去歲所遣蘄陽水軍才數百人安能控扼今歲猶未

至也張俊雖進屯淮西而舒蘄江黃未聞有重兵以為捍蔽江西最為虛處豈得不預為之備退避之說斷不可施于今日如豫章九江不能固守而事退避則撫吉筠袁諸郡皆為賊所占據豈可復得也如朝廷必欲固守則願假某以所乞之兵如其置一路于度外則夫人而可為帥似不必堅留某于此某非不知朝廷新失淮西之軍兵將闕之然摘擲于當用去處有不可已者某頃在湖南吳錫為統制官賴諸使喚如得差撥不勝幸甚不然則別得一項軍馬亦可



敢望相公鈞慈曲賜應副情迫辭切皇恐無地  
本路盜賊招捕畧盡近日贛上聞又擒獲殺散所謂  
劉宣劉花者虔賊自此當少哀矣袁唯之萍鄉吉之  
永新與湖南接界尚有數天人數亦不甚多已遣屬  
官前去措置督捕會合兩路軍馬討叛庶几靜盡得  
免曠弛實自福庇所及前此本司所捕盜賊逐伙了當  
本房簽書官及人吏皆隨功狀蒙朝廷推恩自某到  
任並未曾申陳今類聚招捕盜賊伙數千告朝廷乞  
量與推賞庶几有以激勸伏望相公鈞察不勝幸甚

本司累申朝廷乞降指揮催促岳飛分兵屯駐九江  
至今尚未有到者近日光州等處探報賊馬漸有渡  
淮作禍者諸州縣頗遭擄劫蘄黃一帶並無障蔽如  
九江重地豈可一日闕兵往年賊馬間進占據用兵  
攻討半載廼克今不早為之備一旦倘遭殘破欲圖  
克復豈不勞費如岳飛之兵果不可分即乞朝廷別  
差一項軍馬屯駐防札在今日事勢守臣尤宜得人  
謂當權時之宜選差有名望武臣為守使之措畫竊  
見承宣使劉錫沈鷲有謀諳練軍政倘蒙朝廷驅策



必有可觀非特一路之幸敢望鈞慈特賜照察不宣

與秦相公第一書

某頓首再拜啟竊審車駕時巡郡國親勞六師有煩  
舊弼專典司留鑰根本之地遂增九鼎之重謹推眷  
注之餘行即登庸復昇魁柄以穆天緯中外之望非  
獨區、荷照知之所私願也仰惟垂念皇恐皇恐  
某再拜上啟區、承乏豫章已踰半年矣幸此歲稔  
目前粗可支吾近上流丐閑蒙恩不允迫于防秋及  
聞車駕順動未敢堅請倘幸今冬無虞為歸歟之計

已決矣何當瞻晤少奉至言溯風不勝依仰之至

與秦相公第二書

某頓首再拜哀晚無堪濫膺閫寄初無善狀日俟譴  
訶誤蒙上恩俾之遷秩無功之賞實不敢當已力具  
奏辭免不蒙矜允迫于威命龜勉祇受愧愠于中載  
惟叨冒出自樞密相公推挽吹噓之賜銘佩之情何  
有窮已輒裁短啟以叙謝悃伏幸鈞覽不勝悚息  
某自春夏間苦瘡瘍為梗近復中濕得筋攣之疾行  
步拜跪皆有所妨此衆人之所共見非敢有所托也



加以疲眩動多遺忘憂患之餘血氣相耗自應如此  
深慮當一路之寄有悞國事已累具奏乞置閑散未  
蒙矜允敢以劄子上干鴻造伏望相公鈞慈特賜敷  
奏使得脫此繁劇休養衰疾莫大之幸冒昧皇恐  
某區區所懇實出誠悃非以備禮素荷眷照之厚必  
蒙矜察如江西日來盜賊漸息豫章財賦料理亦粗  
足用非不欲尸素以度歲月實以衰病有不能堪者  
一路委寄之重有非踈拙所能任者自非投誠于公  
誰復見憐去歲嘗致書趙相輒敢錄呈伏幸鈞覽竊

見李光瑞明端雅有方面之才置之海隅未獻士論  
如以代某必有可觀併望垂念幸甚幸甚

某悚息再啟本路自今春虔寇猖獗千百為群傲顰  
者紛々本司遣發兵將漸次招捕今已盡獲其首領  
惟李安靜者最號狡獪勢已迫蹙乞受招安更旬日  
間可見次第區區素無指縱捕盜之才實賴朝廷威  
德將士効命所致輒具劄目拜呈將士功狀繼此以  
上併望鈞念不宣

秋色已深朝廷守禦之備計已有定議如九江上流



重地車駕駐蹕建康此地豈可不宿重兵以為控扼  
諒惟規畫部分已畢本司初不曾被受約束指揮輒  
具申稟敢望鈞慈詳酌不勝幸甚

本路得李貴步諒兩軍彈壓討捕處寇庶几今冬不  
致猖獗然步諒錢糧已蒙朝廷以月椿應副李貴一  
軍未蒙指揮州縣窘匱毫無寬剩可以趨挪元係福  
建軍馬如許令用上供錢物養贍却令福建椿今上  
供于事為便更望鈞察李貴者近為賊所中傷乞尋  
醫養疾願選差有名望統兵官付以此軍庶几緩急

可以使喚併乞垂念

某以本路利害數事奏呈謹錄副本拜呈皆係于邦  
本不可不煩朝廷留念者相公以身任天下之重願  
賜鈞察不勝皇恐之至

某再拜啟張柔直近過此以贛上闕乏為言本司輟  
挪萬緡米五千斛應副既至廬陵又以聞贛上闕乏  
之甚不肯進不免再以三千斛及朝廷鈔引錢濟其  
目前之急今聞已到官矣如贛上有盜賊之擾及官  
吏失于措置倉庫匱竭誠可駭聞若非干告朝廷支



撥應副其何能濟亦嘗開具申陳必察照察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三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四

書十七 奏議

與張相公第一書  
與張相公第二書

與張相公第三書  
與張相公第四書

與張相公第五書  
與張相公第六書

與張相公第七書  
與張相公第八書

與張相公第九書

與張相公第一書

某哀病無堪誤蒙鈞慈力賜推挽俾當帥守之任自



顧闕然何以仰副朝廷委寄之意感愧之情無以為喻比者某已交割職事仰荷相公鈞芘庶几免于罪戾辱承眷顧素厚更望有以覆護之誠不勝幸甚江西當去歲早暵之餘種、凋弊某初到任時錢糧尤為闕乏支給官吏軍兵體料錢米月計六千餘貫石養申世景一軍久依此數之外而倉庫枵然並無蓄急闕乏甚自非朝廷勅都督行府檄飭諸郡應副勢難支持必致生事輒具狀申稟敢望鈞慈特賜矜察推其贏餘以濟難窘少紓目前之急非特為某一

人私幸實一路生靈之幸也干瀆之愆不勝惶恐

本路當控扼之衝實為上流重寄自來屯駐重兵支降錢糧色、寬裕近年分撥軍馬付之他將轉移錢糧為之一空設使緩急之際何以支吾伏蒙朝廷以所乞軍馬閔送都督行府至今未奉指揮兼之虔州殘黨向存岳飛勾回李山一軍復肆猖獗加以連年凶荒飢民易嘯聚袁吉建昌之間復有竊發者頗多申世景軍馬僅止一千餘人分布招捕不足深慮勢漸滋蔓將來難以一時撲滅業已具狀申稟乞先次



輟擲三二千人應副使喚伏望相公鈞慈深加照察  
早賜施行顛望之情以日為歲遡風不勝求懇之至  
昨日陛對得旨措置賑濟務令實惠及民近又祇奉  
親筆詔書令勸誘上戶減價出糶現在遵凜諭旨措  
置施行緣凶歲以來下戶之本耕鑿已漸失時升合  
之濟焉能有補已一面措置勸諭上戶入納錢米以  
助賑濟使下戶得以有本種田將來秋成有望方可  
不誤歲計俟容措置就緒續拜聞次第伏冀鈞照

與張相公第二書

某哀病無堪不敢復與世故荷蒙相公推挽之力感  
德難勝然某到本路之初倉無餘糧帑無積鏹日支  
月給皆無指準殊難措置雖蒙朝廷撥到茶引錢二  
十萬緡以目前米價計之才可糶米二千有餘石可  
充月給六分之一縣道括刷民間勸諭皆已殫一輒  
具劄子干瀆行府願推贏餘以濟數月之窘使目前  
用度不闕乃可為將來久長之計敢望鈞慈特賜軫  
念誠一路生靈之幸非獨某受賜也皇恐皇恐  
寵諭所乞軍馬錢糧俟至秋間發遣仰荷盛德無以



為喻然虔吉州自抽回李山軍馬後群盜復出沒作  
過袁州為攸縣賊所侵凡五千餘人臨江建昌亦有  
嘯聚者通計度萬數申世景一軍止及千人已遣五  
百人前去招捕深慮軍馬單弱不能成功如范汝為  
楊么之徒皆是微時不治遂致滋蔓竟煩朝廷遣發  
大兵所費不貲已具狀申行府乞先差撥就近三二  
千人付本司相兼使喚庶几羣賊早得殄滅亦可訓  
練為將來防秋之計敢望垂念早降指揮不勝幸甚  
某輒有論財用數事具劄子申稟又有論兵劄子副

本仰讀鈞聽幸賜采覽竊以相公膺大任綰重權以  
圖恢復大計正宜虛己廣謀以屈群策願進逆耳之  
言勿受遜志之語則輔成中興之功不難致矣某特  
荷照知願為直諫之友裨以補于萬一或激切幸冀  
容恕而察其區區之心可也冒昧不勝惶恐之至

與張相公第三書

竊審鈞旆嘗渡江犒師至承楚間伏計已遂還轅方  
此隆暑跋履衝涉不無勞止防秋在邇措畫捍禦益  
勤神用更冀相公保養粹和定而後應茂建中興之



基非獨某之私幸實天下生靈之幸也皇恐皇恐  
某自承乏豫章行且兩月遠托鈞比幸勉曠敗種  
料理日夜切心不敢憚煩粗已就緒唯是錢糧闕乏  
適當新陳不交之時極為費力馭防秋之期不遠茫  
然未知所措日以悚惕蒙許遣兵仰荷垂念贛上盜  
賊紛々雖未懲創乘此閑暇時措置討捕誠為萬全  
之策將來沿江或有警忽而本路腹心之中亦非細  
故也更望早賜指揮差撥不勝幸甚之至  
累具狀申都督行府乞于劉光世岳飛軍中差兵將

屯舒蕪黃不唯此地不可闕兵本路籍其蔽障而三  
郡乃其所部掇擲軍馬似未為過敢望鈞慈特賜行  
一路幸甚本路昨蒙朝廷于饒州支米一萬石守臣  
占勒不肯應副已累申朝廷乞就沿江有米州軍處  
支撥至今未奉回降指揮今再具狀申行府方此急  
闕之際得此萬斛度几少蘇敢望指揮行下江東都  
轉運司支撥應副幸甚疊々于冒朝廷但自皇恐  
被命行府劄子委任招填本路闕額禁軍現已遵依  
施行緣本司全闕材武使臣可以部轄訓練欲依將



兵法辟置部隊將等具狀申稟敢望鈞慈特為早賜  
指揮行下幸甚幸甚

與張相公第四書

某悚息再拜某哀病無堪荷蒙上恩付以一路之寄  
實自相公鈞憐推挽所致銘佩之情無以自喻黽勉  
于此亦既累月適當早暎之餘措置料理升合分文  
收支均節莫非躬親久蒙朝廷應副粗能支吾目前  
于預為防秋之計則茫然未有指準素多思慮日夕  
憂惕遂覺心氣不寧宿疾間作深恐曠闕復致人言

以貽朝廷差今幸賑濟就緒雨暘調適有豐年之望  
于此時求去似無嫌避已奏聞乞依舊宮觀差遣敢  
里鈞慈特為數奏使得養疴山林保全晚節則終始  
之賜莫大之幸也恃照與之厚輒敢及此皇恐皇恐  
某再拜敢累以本路合差軍馬上干鈞聽兩被都督  
行府劄子見議遣兵仰荷垂念今去秋不遠深慮必  
待有警急而後遣決致緩不及事江西重地屯兵數  
萬既不為多舒蘄黃三州就劉岳軍中分兵駐泊事  
勢又順敢望加鈞慮早賜差撥一路幸甚有條陳利



害奏劄謹錄副本納呈伏幸省覽某以多病情況不堪重任決為去計猶敢以此浼聞誠以一路利害實係國家休戚相關不敢以將去而默也萬乞照察某再拜啟某昨者既以狂瞽之言仰瀆天聽又以副本塵浼鈞聽過蒙采納褒予之厚益深愧懼昔秦穆公還自崤而作秦誓諸侯之事耳聖人取以繼三代王言之後誠以其言有合于道也相公好善受言無愧古人求于近世數十年來蓋未之有此某之所以私竊仰服至于喜而不寐也近嘗復以迂疎之論裨

補萬一方此震悚被來教之必照察其精誠其心乃安更望相公持以不倦以屈群策則功策光大輔成中興何難之有僭易及此實賴深眷皇恐無地某再拜伏蒙祇尾垂諭後為徐圖鈞誨及此策慮盡善夫復何道以愚意料之今歲虜必南牧定戒前日之無功改動其轍則吾之所以應之者亦豈可守株岳侯移屯襄陽則上流一帶盡無軍馬控扼緩急何以相應援此相公之所當深慮也本司乞兵數目一申非敢煎迫實已事勢已急誠不得不如此果蒙頤旨



日下調發到此以是七月間兵須拊循而後可用不拊循而用之雖韓信亦須背水出奇非常道也如得吳錫輩素嘗使與者尤為幸甚切望留念吉州戰船沉江中已半年餘損壞已甚有狀申稟乞付本司拆造防江度几猶可乘用亦望指揮不勝惶恐之至某惶恐伏蒙相公鈞慈特有頒賜衣着茶藥多品禮意勤腆在于菲陋何以克當第深感悚既不敢固辭致妨美意又無以致答聊獻微忱惟當時以藥石之言仰報盛德耳昔諸葛孔明下教曰諸君弟勤攻吾

短度几蜀可治而中原可復願無忘孔明之志則所以求安宗社稷而大茂生靈者必有在矣惶恐皇恐某皇恐某竊見交子之法初若可行其後官私皆受其弊而卒于不可行與其至于不可行而後改曷若未行而罷之為愈也崇觀間蓋嘗行之矣然未已改法則是不可行之明驗也某輒具劄子論其利害敢私布于左右相公以天下之事為已任而眷倚之重言無不從惟願以一言告上及未行而罷之則一路生靈蒙福何可勝計切望垂念不勝皇恐



與張相公第五書 十八日

某再拜竊聞諸大將近已渡江分成淮上岳侯已趨襄陽臂指之勢既成首尾之應必至敵雖未戰勝負之計已可決矣方今事勢國家之安危繫于相公相公之勲業作于此舉所願莫而後發無欲速無見小利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則虜在日間可除恢復之功不難致也某素荷照知不勝祈懇之至

劉光世移軍合肥岳飛進屯襄陽去江益遠全無控扼緩急之際何以應援某已蒙具申稟乞軍撥軍馬

非獨以本路乏兵之故如襄陽之一軍財賦仰給本路糧道經由蘄黃沔鄂乃咽喉之地如使賊兵窺伺乘虛驚擾無兵將以捍之則一路財賦何由而得糧道阻塞大兵重困其所關係非細故也切願相公深思愚言勿吝遣兵使某得以竭盡區區少助萬一莫大之幸今再具劄子塵瀆鈞聽幸望加察皇恐皇恐

與張相公第六書

秋七月上旬六日

近者專人上狀伏計獲塵聽覽六月初行遣人還特蒙貶損誨翰所以慰勞有加服佩眷情無以為喻竊



審鈞旆北渡總制群帥已臨盱眙雖祖逖濟江誓掃清中原裝度視師志不與賊俱生方知精忠未足多道更望料敵制勝以謀為先克建大功以副睿主委任恢復之意天下生靈幸甚軍事方興願言總大略省細故保養粹和與國同休益受多祉區區傾頌某承乏豫章忽已三月偶未曠失實自相公輝光所及早稻既稔之後公私少寬措置財用支吾目前亦不至闕乏但狄氣已至防守之具闕然人情不安反以見尤所以頻有申稟誠非獲已今蒙劄命欲遣王

彥一軍非荷垂念一路何以及此豈勝銘佩近亦深慮諸軍大帥已移屯淮上恐行府未必有兵可分惟此一軍方順流而來似可截撥以副目前急闕嘗因疾置冒昧有請度今猶未到也先承鈞慮之及感服之深何可言喻然必待到行府然後差撥誠恐往還虛負日月且軍馬有跋涉之勞到此後期或致失事今再具申狀陳伏望相公鈞慈詳酌正令就便赴本司分擘防秋及討捕一路盜賊使喚事定即當發還麾下或別有措置誠未為晚也皇恐皇恐



王彥者聞頗忠勇善馭下但中間緣錢糧闕乏部曲有開散者如蒙鈞慈許存留王彥一軍于此責以來効必肯竭力以防捍一方然昨屯駐荆南係四川財賦贍養今本路州縣贍養財賦以應副岳侯大軍已為窘迫須得指揮轉運司以係省不係省上供等錢米椿簇應副乃可不致闕乏亦具申稟敢乞垂念本州以去歲早暵之後倉無顆粒之儲今雖遵依前所降指揮受納早米然所得升合之耗僅足月支官兵糧食更無贏餘以防備秋緩急用度近嘗申稟乞

許本司隨苗帶糴度凡所有儲蓄以備不虞敢望鈞慈詳酌速賜行下令歲秋收之稔倍于常年乘此機會不可失也如待將來乏絕旋行措置即乞為兼并之家所蓄不得已而科敷即所擾多矣伏幸裁察別紙蒙下詢非相公虛已廣謀何以及此大抵兵家臨機制勝難以預料以弱為強轉危為安止在俛仰之間昔謝元破符堅百萬之衆只緣符融之却陣周瑜赤壁之勝只緣風便可以縱火此豈可預料哉要之臨敵孝宗嫌諱重行師以律者其本也見機而作應變



無方者其机也不貪近功以大利必勝之舉也伏願相公思之近世治兵有可恨者設將太多興兵太多設將少則難制服興兵多則難運掉必欲用兵無不如志要當反此恐煩不免上煩料理伏乞等念不宣

與張相公第七書 二十一日

伏蒙垂諭諸師進屯措畫大畧一二不勝仰歎士風不振勇者孤進惰者偷安莫相應援遂使巨寇積稔逋誅而恢復之功未建者職此之由某前疏所論正為此設也今者號令既行臂指之勢既順則捍禦侵

軼乘机決勝亡不可者非相公威德足以服之未易

有以致此然蜂蠆有毒盜賊多智更望臨敵孝宗嫌諱重

于不必備處過為之防則斟酌盡善不勝幸甚

伏蒙寵諭遣發軍馬仰荷鈞慈某累具申稟本路不可無兵利害事理之極諒蒙照察近具劄子諭岳飛移軍襄陽財用糧餉仰給本路使秋高江上有警無兵捍禦則州縣騷動何所取財糧道梗塞何由可達一軍坐因此行府之所當憂也利害尤大前劄恐未達鈞覽今再錄呈又恐鈞慮謂江東西兩軍既行事體



相若此大不然江東去偽齊遠前有大江蔽障而又去朝廷行府近緩急聲援可及本路去偽境近江南北並無兵控扼而又去朝廷行府遠此不可不察也某自到本路以來雨暘以時早稻既獲其收數倍常年米價頓減人情少蘇但以秋期在近方朝廷用兵之時控扼絕無軍馬不免惶惑又前此數年累乞重兵今獨無有士大夫往往以此見責實無以答之虔賊間盜賊紛、日滋所由此故敢望相公鈞慈特賜矜察於所乞軍馬中先次差撥數千人及秋初至此

以安人心以弭物議或諸帥下未可差帥乞于麾下摘擲不勝幸甚至前所陳乞于劉光世岳飛軍中差兵屯駐舒蘄黃等州事理似順併望垂念

某近以賑濟勸糶就緒哀病日甚不敢當一路重寄已具奏聞乞依舊在外宮祠至今未奉指揮然不敢以欲去之故苟簡滅裂在此一日則料理一日之事如招填卒伍教習訓練制造器甲修建營房措置錢糧之類皆漸成次第仰托大庇庶免曠職惟是士風未靖奔競苟得尤覺過于往時辟闢不足以副其求



供須不足以滿其意則往、造為謗讟以矜中傷此  
尤非患難之餘所可堪者如蒙鈞慈矜照曲予借以  
一言之重使得脫此憂腦俾獲自遂于山林之間實  
荷相公始終之賜悚息悚息

與張相公第八書

七月十一日

竊審鈞旆已次龜山庚伏在候諒惟遐泊不無勞止  
軍事方興切望保蓄精神以靜制動定而後應以建  
不世之勲以成中興之業不勝祈懇伏乞鈞照  
近准行府劄子許差王彥軍馬討捕群盜抑且為防

秋之計一路受賜豈可具言然必待到行府而後遣  
即有道途往返之勞且虛費日月誠恐有失事會已  
具狀申稟誠恐有阻滯未到今再申明敢望鈞慈詳  
酌許令王彥一軍江到州日就便赴本司不勝幸甚  
如蒙許可乞差使臣賫劄命途邈前來告示王彥軍  
中及付本司照會幸甚念皇恐皇恐

臨江軍申蕭建功者實有文學節操為士大夫之所  
推許稱內翰朱震江東都運向子諲皆深知其為人  
本司及轉運司保明申奏朝廷乞依近例收召審察



必有可觀今具申行府敢望鈞慈更賜詢訪特與敷奏不勝幸甚

與張相公第九書

八月初四日

秋氣益高軍事方棘諒惟總統措畫不無少勤神用伏望保嗇精神以應機變化光武中興之業天下甚幸伏蒙寵諭馬軍仰荷鈞念大兵方列屯淮泗以圖恢復而此地任江之而某豈不知勢有緩急譬如七尺之軀所當保護者在于膝理江西今之膝理也諸帥聯屯相去濶遠使賊出于乘間擣虛之計正如賊風

標暴傷人倉卒何以支吾一路十餘郡之大付一書生使之設笑折衝恐無此理更望鈞慈特賜垂察某近上章奏請宮祠未蒙俞允朝夕維思茲再具陳期于得請伏願相公力賜陶鑄莫大之甚不勝皇恐劇賊王權蘇勝久在湖南江西兩界首作過累經招安繼復嘯聚人甚苦之近因湖南將官裴鐸殺散以數百人潛赴山谷依舊作禍本司以旗柙委吉守李彌遜遣又招誘方出公叅除放散黨與外有頭首并強壯人三十三人此曹如放還本土決復嘯聚為患



未艾因面諭以禍福使發赴行府自効已皆遵凜次日首領四人退悔具狀乞免發遣已退所屬根治違節制之罪其餘二十九人已擢第五名為首領借補進勇副尉遣使臣官兵管押至都督行府敢望鈞慈特賜指揮將首領一人補正外其餘分刺諸軍嚴加約束如有敢擅自走回者許諸色人捕斬庶几可絕後患不勝幸甚已具公狀申陳伏望鈞察不宣  
某近者不揆輒應詔以八事奏陳迂濶之言顧亦何補姑盡其區區之愚而已謹以副本拜呈幸望鈞察

體問得王彥軍馬已到鄂渚非晚恐到九江前書累嘗拜懇欲就近存留未知已蒙垂念否竊聞此軍亦亦多烏合非王彥不能制之如到行府簡留精銳或遣他將統率前來亦恐無補於事更望鈞慈特賜加察



卷之二十一

七

卷之二十一

察

書山郡於率前來亦恐無辭於軍受皇降德部湖以  
我其自合非王意不輸時之攻降於孤固留蘇於地  
當拜德后難在林影未味也意委念吾高開此軍亦  
歸問器王意軍已已降降德非知恐降其到前書器



書